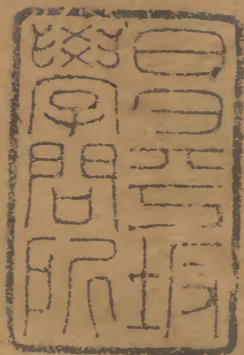


明朝典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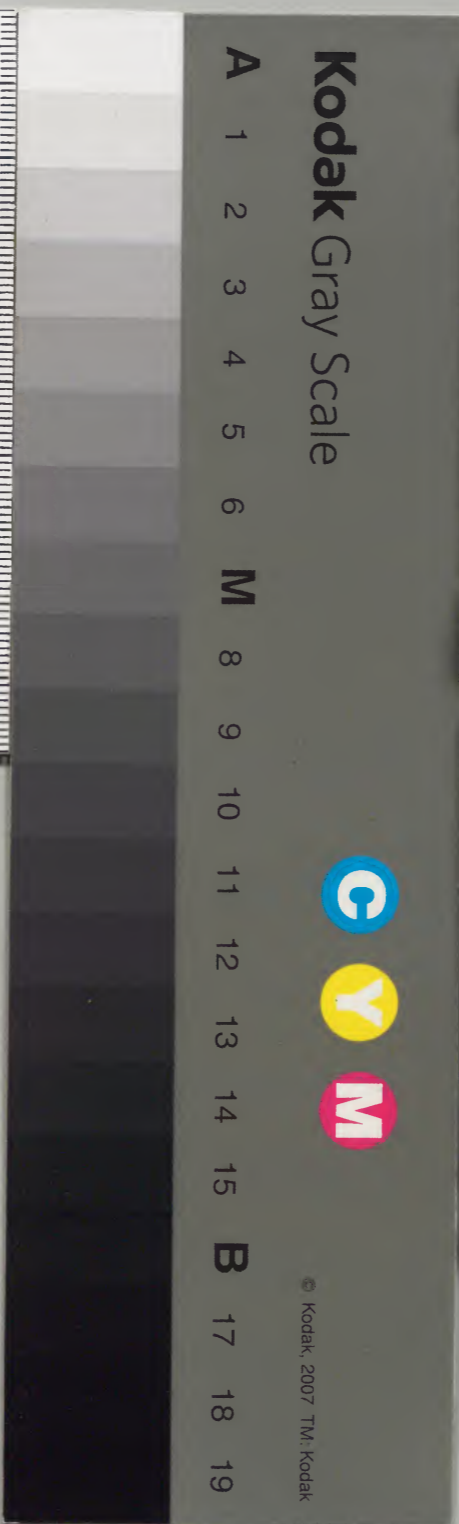


			九	漢
		一	二	書
		四	八	門
六	一	四	二	類
四	三	函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九	二	漢	
四	八	書	
函	六	冊	
架	三	號	
	四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05
冊數	64 (6)
函號	294 39

六



國朝典彙卷之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浙江蘭谿縣知縣

臣

吳國琦

重訂

朝端大政

八

淺草文庫

吳元年八月

上祀山川畢出齋次頒胙於群臣將還宮

顧謂諸子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

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體衆

情斯爲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敏而

德業盛歷觀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

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
驕惰今甲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諸
子趨至衛士聞之莫不感悅

十月遣 世子標次子棧往臨濠謁陵墓諭之曰人情習
於宴安必生驕惰今使汝等于附近郡縣遊覽山川經
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
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
卽 祖宗陵墓之所訪求故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
之於心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擇官輔導以行

園丘初成 上出觀時 世子從行因命左右導之徧歷
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
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
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
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
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
有節使之不至于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歛
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洪武元年正月立 世子標爲 皇太子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于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
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

國朝典彙卷八
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
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達機
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乃
命取東宮官制觀之謂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
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
賢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
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材必以授大匠萬
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
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
詳詹事府
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

圖以示子孫 上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
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
知王業艱難也詹同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
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知之
以此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十月 上諭太子賓客梁貞王儀等曰範金礪玉所以成
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
德性使進于高明然後于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
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使

無非僻之于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十一月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
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
上時臨幸商確古今評論文字是日 上命諸儒作鍾
山龍蟠賦自作時雪賦故有是燕賜

上御文樓 皇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
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
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且言景帝爲太子時
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怨及爲帝又聽鼂錯之
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爲諸子

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
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
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十二月定三師朝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勲舊大臣
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議
二年四月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
學 上諭之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
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
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裨
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

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
導之不以其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
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九月 上嘗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唯創
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
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亾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
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屢憂患而後得之其得
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
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亾
必至可不畏哉

三年四月 上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
臣猶法度之器先必正已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
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
明其善惡使知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
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
必得賢輔開導贊助乃能成德朕擇爾等爲宮僚各宜
盡心又加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爲鑒戒者采摭其
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廣智識亦有助於輔導羣臣
頓首受命而退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聖賢之君雖治
平之世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于驕奢必至于荒縱

未有荒縱而無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爲士不能
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然况於爲君爲王者乎
基頓首對曰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七月上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
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
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
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
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
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請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
於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備其官惟其賢朕以
廷臣兼東宮官者非不欲專任責成慮廷臣與東宮官
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漢江充
之事可鑑也朕今立法令廷臣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
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四年八月上以諸子年漸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
侍製麻履行滕凡出城稍遠則令馬行其第二步趨其一
閏三月諭省臺曰朕諸子曰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
兼宮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畜養德性博通古今
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

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不爲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亦未易辨上曰尊德樂義斯爲正也便佞褻慢斯爲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由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德

六年五月祖訓錄成其目有十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爲之叙於是頒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東廡軋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

九月 上謂 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常深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卽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况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於國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决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

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母忌朕訓
上嘗謂秦府左相文原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
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爲諸子擇賢以爲之輔爾等居左
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
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
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俟其大失然後規之救有
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亾身爾等
宜盡心所事

七年正月 上召 皇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
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

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
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
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詖行
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
於塗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
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裕庶幾他日克勝
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十月己未 皇長孫雄英生

十一月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
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草

本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上
宜各旋歸歸卽適至母久淹也仍命左右給內府錢以
爲道途費

宋濂以疾告詔還家爰治有白金文綺之賜濂奉書 皇

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進德
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詔 皇太子語以書

意且賜答書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
佞也以聖人之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流通也所守者
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
復以文綺侑書

八年四月 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

九月 皇太子生子允炆

十月命 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江王講武中都詔太子贊

善宋濂長史趙璵等從旣行 上閱輿地志得濠梁古

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 皇太子

至池河得 上所賜示濂濂曰臨濠古蹟惟塗荆二山

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荆

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修阻之患昔人

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

皇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處

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九年正月 太子諸王侍 上顧謂之曰汝等聞修德進

賢之道乎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於外者可知其內古之君子德充於內而著乎外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爲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好則必爲其所陷矣十年六月命群臣大小政事皆先啓 皇太子處分然後

奏聞 上謂 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

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無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爲玉當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

其權度矣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如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未有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

十二月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 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於東宮者卿等一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

十一年三月 上訓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于內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于上民離于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爲吾子孫者當取法于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轍可以長享富貴矣

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上御華蓋殿 皇太子侍 上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爲君之道否因論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

爲重其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係于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惟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助敎吳伯宗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 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

十三年二月 上諭 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嬖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卽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

稽於衆論叅決可否惟善是從若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十二月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以孫宋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敎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恣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至夔州以疾卒

十四年十月給事中鄭相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

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詔下羣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沉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相同之言非是請凡啓事東宮者稱臣如故從之

十六年十二月 上諭 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爲國造福殘暴者爲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豈弟雖才有不逮者亦不致於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搏擊遇事風生鍛鍊刑獄培剋聚歛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爲深鑒

十七年四月 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於治道每批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真有國之龜鑑也

二十四年三月 上諭 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終始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

東征西討混一華夷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儉情荒淫
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
當克謹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

八月四上以南地薄有遷都之意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諭之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向命汝弟分封其
地已十數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於是擇
文武之臣扈從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
遣使勅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
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而征西
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兆也
然一旬之間久陰不再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
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
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

十一月皇太子還自陝西以洛陽圖獻

二十五年四月丙子皇太子薨上哭之慟命禮部議

喪禮侍郎張智等議曰喪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朞年又
云朞之喪達乎大夫今斟酌其宜皇帝當以日易月
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皇太子生子五一日雄英
早喪追封虞王謚曰懷次允炆允熈允燮允熒女一

上御東角門泣諭群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

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賢明仁厚英武似朕欲立為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於何地 上不及對因大哭而罷

八月庚申祔葬 皇太子于孝陵之東謚册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沒必有謚名以彰德謚以表行故行有大小則謚有輕重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在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實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從公議謚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九月庚寅立 皇孫允炆為皇太孫懿文太子薨 上御

東角門對群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當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上無過憂 上曰善至是立為 皇太孫詔曰曩者列聖相繼馭宇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五年前者選將練兵奠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強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九月十三日册嫡孫允炆為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 以修撰黃子澄侍東宮講讀

二十八年十月册光祿寺卿馬全女為 皇太孫妃

二十九年十月甲寅 皇太孫允炆長子曾孫文奎生



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庭勿賀

建文元年正月立子文奎爲皇太子

三年十一月皇子文焄生

永樂元年正月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

三月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勅曰欲正元良宜預成其學問姑緩之

十月上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爲書以授長子且曰昔堯試舜自慎徽五典至納于大麓歷試諸艱乃命以位舜生長民間躬親稼穡堯尚試之如此朕今令長子守北京親庶務雖吏案

奏牘皆躬閱之以知爲臣之難他日庶可爲人君也朕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究知後受命鎮北方經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其他所未經歷者則博考於載籍每覽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有益于人然人資稟有強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主也書成名文萃寶鑑

二年四月册立世子爲皇太子

七月命翰林春坊分撰諸經講義送內閣閱過有未當處悉與改正然後呈御覽允當赴東宮進講時內閣解縉

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楊士奇閱易、一日侍讀
 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為說講
 畢、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
 達不合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合譏、此
 本宋儒胡瓊之說也、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
 爻、亦舉此說乎、士奇曰、殿下此問最好、乃舉程子云、凡
 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眾人、有眾人用君、有
 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
 以對、皇太子悅、

時楊溥為翰林編修、靖難後、侍東宮為洗馬、兼編修、東
 宮、觀漢書稱張釋之對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亦未
 得行其志、因采文帝事、編類以獻、東宮大悅、

五年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上召姚廣孝、魯瑄、鄭禮
 等、諭之曰、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
 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
 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不必如儒生、釋章
 句、工文詞、為能也、廣孝等頓首受命、

七年二月、聖學心法書成、命刊印、賜皇太子、
 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
 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



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已、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上巡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

命吏部尚書詹事府等官蹇義、金忠、黃淮、楊士奇輔導皇太子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

四月賜書諭

皇太子曰、朕命爾監國、凡事務寬大、戒躁急、文武羣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亦不可偏聽、以爲好惡、育德養聖、政在此時、天下幾務之重、悉宜審察、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細、其敬之慎之時、上聞皇太子、謹刑部尚書劉觀故也、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學、因覽文章正宗、諭楊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德秀是道德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皇太子卽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喜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

部命翻刊以賜諸子、
贊善王汝立以詩法進、皇太子、皇太子問楊士奇曰、
古人主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殿下欲娛意文
字、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特文辭高妙簡古、其間亦可
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爲也、皇太子曰、
太祖高皇有詩集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太祖聖學
之大、在尚書、註諸書、作詩、其餘事、今殿下當致力于重
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

七月、皇太子喜誦易、凡決疑必著而以易斷、命士奇取
朱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士奇因進曰、易固
爲卜筮作、然文王周孔所繫辭、凡修齊治平之道悉具、
請編輯以備觀覽、書成以進、

上初營天壽山、皇太子偕漢王趙王暨皇太孫往視
之、過沙河凍、王請御步輦就行、太子素苦足疾、中官
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腳、後人把滑、皇
長孫卽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王回顧怒目者久
之、此雖出一時、而後來武定事、已兆於此矣、

八年二月、上親征虜酋本雅失里、命皇長孫留守北
京、戶部尚書夏原吉等進所議、留守事宜從之、
命夏原吉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雖今幼齡、而克

勤學問正當涵養德性充其大器爾其勉盡乃心朝夕輔導俾智識益廣道德有成紹成有賴爾亦與有光榮欽哉賜原吉米二十石鈔一千貫

上諭 皇太子曰前命爾覆審重囚爾奏乞貸其死見爾重惜人命然十惡不可宥其餘雜犯死罪以下悉准所言國家用刑貴在得中過則濫不及則弛自今尤宜盡心十月 上以 皇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命之侍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舉 太祖創業之難及往古興亾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

九年十一月 上御奉天殿立 皇太子嫡長子爲 皇

太孫寇於華蓋殿

十年八月 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太孫年長有志略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十月命 皇太孫演武于方山是日甘露降方山遂採以正進羣臣表賀

十一年二月 上幸北京 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黃淮

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大皇太子監國

五月 上命禮部侍郎儀智侍 皇太孫講讀先是

命吏部翰林院簡擇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蹇

楊士奇共舉智 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

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旦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

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是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 皇

太孫授經焉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累遷至

今官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云既而智以年老薦

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為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十二年三月議親征瓦剌 皇太孫從行先是 上謂侍

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

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

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廣等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

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時駐驛宣府 上坐帳中 皇太孫侍側 上從容語以

前代得失事及君臣相與保全之艱 皇太孫所對皆

合 上意 上喜顧謂侍臣曰人必務學乃能增長智

識適與長孫語其所對悉有權度非尋常意見所及亦

其比來學問進矣侍臣叩首賀曰 太孫殿下資識超

越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曰朕嘗

命東宮官屬協心輔之爾等皆須盡心

四月車駕發清水源、皇太孫從行、上於馬上指示山川險易及將士之勤勞、且曰汝知吾所以爲此者乎、對曰陛下豈爲圖其土地利其資畜而勤遠略哉、顧此虜禽獸之性、雖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暫服而遽叛、非彌難之久、亦難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密皆非得已也、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奉、豈不自樂而仰勞聖躬、跋涉遠外者、無非欲驅除此虜於絕漠、令不敢近塞下、使子孫臣民長享太平之福、上歎曰、孫之詔吾之心也

五月、上駐驂楊林、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亾者、朕嘗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閏九月、先是、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奏書失辭、曰此輔導者之不職、遂徵黃淮等、是日淮先至、諸司交奏其罪、遂下獄、後二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

問至、上曰楊士奇始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待
東宮、命法司鞠之、已而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
叩首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上悅
而罷、於是行在部院諸司、交章奏士奇罪不宜獨宥、乃
下錦衣衛繫之、未幾特宥復職、遂徵楊溥、芮善、相繼下
獄、皆以金問辭連之也、

是時、上北征還、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搖監
國、并中傷淮等、故皆逮下獄、

十五年三月、上巡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命吏部尚書
蹇義、翰林院楊士奇、侍讀梁潛輔導、

是時北征有所宣制、天子用廣運之寶、曰勅太子用
皇太子寶、曰諭選武臣、選簿御前亦用廣運寶、東宮用
功懋之記、

七月賜皇太子、皇太孫、務本之訓、復各勅諭之、

十六年六月、遣禮部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濙陛辭、上
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之不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
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我即欲觀也、濙至南京
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善、退即記之、住稍久、鄰居學士
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詞謝曰、綿衣數種未
完耳、至安慶、始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皇太子

七月贊善梁潛以輔導有闕逮下獄潛初以文學簡侍

皇太子監國南京有陳千戶者害民取財 皇太子謫

交趾立功後念其舊有軍功宥之或言陳千戶不當宥

潛及司諫周冕預聞之而不諫止遂逮下獄後冕在獄

不謹遂併潛皆歿

十七年八月勅 皇太孫曰爾年已長宜讀書明理以成

大器克勤學問他日用之不窮宗社可以永安爾其勉

之

十二月勅 皇太孫曰立身之道莫先孝弟忠信四者之

行立於身明君臣之義篤父子之親厚兄弟之愛盡長

幼之序信以服衆仁以撫下恕以待物非正言不發非

正道不履親仁賢遠奸佞節嗜慾戒荒暴振綱紀別淑

慝明賞罰以佐宗社悠久之託爲天下生民之福爾其

勉之

又勅 皇太孫曰比聞出郊圍獵一軍害民卽懲之以法

使田里皆安毫髮無犯人傳爾之善至於北京朕聞之

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效矣大抵兵民相須撫恤惟均

苟有所偏必爲所怨今爾於此一事使百姓知感德軍

士知畏法足爲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爾雖

不自覺而善名自然播之天下將有不令而從不言而信者矣

十八年九月北京宮殿成欽天監上言明年正月初一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賫勅召皇太子太孫期十

二月終至北京

十月皇太子過滁州登琅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旁顧張本楊上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前一月夏原吉自京師先馳奏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緩行原吉迎見太子于鳳陽道上太子因手書付原吉與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人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

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母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十二月 皇太子及 皇太孫將至、行在夏原吉先入奏、上問東宮來何速、原吉對曰、陛下慈孝之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上喜、賜鈔二百錠、命諸臣先期分官出候於良鄉、

皇太子、太孫至北京、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過民饑、卽令布政司發粟賑之、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之赤子乎、

十九年正月 皇太子初至北京、禮部尚書呂震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官江保進奏牘、每至輒以殿下過失、上聞、今宜疏此人、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旣不信之、我又可與此人計較耶、

二十年三月、車駕北征、命皇太子監國、諭之曰、軍國之務重、當明恕勤慎以處之、明則能照物、恕則能體物、勤則無怠事、慎則無敗事、修是以率下、庶幾其可、

五月 上駐蹕威虜鎮 皇太子遣人馳進蔬果賜書諭曰爾以朕躬勞在外遣人遠進蔬果固出於孝心然朕此行本爲安民顧以口腹勞朕非朕志矣且朕付爾宗社之重但樂善親賢杜讒去佞以保民爲務稱朕付託之意爾孝至矣奉養之物繼今勿進

九月逮楊士奇呂震蹇義下錦衣獄以士奇輔導有闕震壻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 皇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尋釋士奇復左春坊大學士

按洪武中 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子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且寒臣衛

士方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 太祖喜曰善孺子知恤下人乎又令閱秦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 太祖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嘗問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 太祖又喜稱善 文皇卽位立爲 皇太子漢趙二王巧譖 文皇又賂左右奄奚及從征諸大將凡所以中傷太子及東宮官相糾結肆奸巧必欲易太子太子危者數矣 文皇以 太子妃有賢德 太孫又英武故得不廢 太子聞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語之故因歎曰天可欺乎非賴至尊

聖明尚得在此哉士奇對曰殿下益宜自處盡道、太
子曰盡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

二十二年七月丁亥、上以親征車駕次翠微岡御幄殿
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問內侍海壽
曰計程何日至京對曰八月中、上頷之既而諭榮等
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
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
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幼孜
羊酒而退、

十月、仁宗立、皇太孫爲皇太子、

上在東宮時日記萬言、太宗親稱爲昭帝、聖學緝熙詞
翰竝精尤喜舉業宮中每得試錄輒指摘暇病手標疏
之以示宮臣往往確當因語之曰使我應舉豈不堪作
狀元天子耶、

上御思善門選東宮官以安遠侯柳升等爲太子保傅等
官、

洪熙元年四月賜皇太子圖書并書諭曰爾朕嫡長子
皇考太宗皇帝嫡長孫也自幼岐嶷粹美皇考最所
鍾愛鞠育提訓朝夕膝下誠以爾爲遠大之器而可付
以社稷人民之重者也故隨事垂訓皆聖人之至道帝

王之大經、恩德廣厚、譬諸天地之化、豈易名言、乃永樂甲辰之春、親征北虜、車駕將發、子孫咸在天顏、穆清顧爾、謂朕曰、古之令主、於盤盂、劔几、皆有銘、用自警也、人之行、莫大於中正、況爲人之上者乎、吾以人主、中正四字、爲寶、押師還製、以賜之、俾之自勉、逮六師凱旋、不幸皇考賓天、朕已承遺命、正大統、册爾爲皇太子、皇太子者、天下之本、係主器之重、必有令德、用克欽承、惟中與正、爲德之本、謹遵皇考成志、製爲寶、押以授爾、懋敬之、其篤念朕皇考、與朕所親愛、期望之心、而敬服膺之以、係宗社生民之望於永遠哉

宣宗卽位、進擢

東宮舊僚、以庶子陳山爲戶部侍郎、洗

馬、張瑛爲禮部侍郎、戴綸爲兵部侍郎、中允徐永達爲

鴻臚寺卿、贊善、繭從善、王讓爲翰林院侍講、惟中、允林

長、懋出爲鬱林州知州、旣而遣戴綸出鎮交趾、文皇

欲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綸與長

懋不知本、文廟意素疆諫不少、詭隨凡上有愆違

多聞於文廟、以故二人最爲上所不樂、而陳山、張

瑛、以每事順旨、被寵、未幾、長懋因上言、宮臣陞擢同異、

祈得言、秩坐怨望、下錦衣衛獄、并出其弟、刑部主事、遵

節、爲慶遠府通判、又勒令扳指、綸誣以罪、械綸至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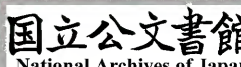
上親詰綸所奏綸抗聲辨論激切上怒善之竟死焉
長懋坐禁繫者十年正統初始赦出之仍守鬱林州綸
諸父河南知府希賢太僕卿希文其親族被逮大小男
婦百餘口家產籍沒希文幼子被宣賜名懷恩成化中
爲司禮太監

宣德三年二月詔册立皇太子大赦天下

九年三月羣臣以初朝皇太子賀上於奉天門奏曰
皇太子龍姿鳳表天命人心所在國祚隆長之慶天下
生民之福謹以爲陛下賀皆五拜稽首上曰太子雖
美天資尤須學問尚賴卿等贊輔以成其德

正統十四年八月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

景泰三年四月上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於閣
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惟知感惠遂
以太子爲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黃垓者思明土知
府瑯庶兄也瑯老子鈞襲知府玠欲殺鈞襲知府與其
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令其子糾諸心腹驍悍數千人
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報府城滅瑯家支解瑯父子
納甕中瘞後圃卽引衆還寨明日府中報至佯不知驚
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玠急捕賊復此家門大讐方玠子
殺瑯時瑯有僕福童藏屏處見玠子并識其左右人福



童得脫走憲司訴玠父子殺瑠父子狀郡中人亦皆知賊本玠父子也巡撫廣西侍郎李棠左副總兵武毅疏聞於朝玠大懼謀於侍郎江淵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奏請廢太子立見濟爲太子疏曰太祖百戰艱難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虜文武將吏十喪八九駕陷虜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卽循遜讓之美復全天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語曰天與弗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愕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於他人空奇名於太寶堦除之下變爲寇仇肘腋之間自相殘蹙陛下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上閱之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玠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榘集文武羣臣廷議王直于謙等相顧莫敢發言久之司禮監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卽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於是胡濙暨魏國公徐承宗寧陽侯陳懋安遠侯柳溥武清侯石亨成安侯郭晟定

西侯蔣琬尚書王直陳循高穀何文淵金濂于謙俞士
悅左都御史王文王翱楊善等六科都給事中李讚李
侃李春蘇震林聰張文質等十三道御史王震朱英余
謙丁大亨強宏劉琚陸厚等上言父有天下必傳於子
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珌奏
是制曰可朕上請 聖母上聖皇太后太后言予老矣
願宗社安天下得太平人心既如此不可拂朕敬承慈
命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卽日簡置東宮官官亨懋深直四
人太子太師溥循穀謙四人太子太傅軌文淵濂儀銘
上悅石璞鑑文翱九人太子太保淵一寧鑑三人太子
少師俞山太子少傅錫維禎俞綱羅通四人太子少保
五月甲午立見濟爲皇太子廢汪皇后立見濟母杭妃
爲皇后后兄杭聚爲錦衣正千戶詔曰天佑下民作之
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大
赦天下先是 一日陳儀仗奉天門有男子執赤挺直入
擊香亭奮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諸內使急縛男子詔
付錦衣獄乙未以東宮令大賞文武官吏軍士丙申禮
部言太子冲年百官朝朔望丁酉柳溥于謙充正副使
持節更封 皇太子見深爲沂王
初事下禮部會議陳循等遂承上意覆奏及署名王直

有難色循持筆半跪奉直直因而署之惟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亦言不可然皆不能出一語爭之也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後聰尊顯諛者遂附會云

時王直得所賜金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輩愧歎矣累疏求退李侃陞詹事府丞林聰陞右春坊司直皆偃然受之不辭武毅以事降黜李棠致仕

按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衿臂之謀王直猶知隗歿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禍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四年十一月 皇太子見濟卒

八年正月 上不豫羣臣會議請立東宮 詳親征

天順元年正月令翰林院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

四月復立 元子見深爲 皇太子

二年正月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

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
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上曰然寫字亦
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意寫畢
令其看視又不校正以此寫字不佳賢曰寫字亦不必
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爲善上曰然及定擬講讀
等官將二十人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

成化五年四月皇子生賢妃柏氏出禮部奏春秋子同
生卽書於策重國嗣也

六年七月初三日皇子生於西宮母妃紀氏初上幸
昭德宮妃在御妻之列既有娠萬貴妃百方苦楚胎竟
不墮上令託疾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
至是聖嗣誕焉妃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
之彌月西宮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七年十一月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萬貴妃所出也
十一年五月悼恭太子祐極薨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
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
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
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於永壽
宮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
子吏禮二部遂具奏御批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

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脫虎口又恐相激未敢商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嗚朝野之公論上手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樞楷祭架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諭再擬乃定睿名曰祐樞

上命皇子至文華門召文武大臣進見數日上御文華殿召商輅萬安劉翊劉吉至座前問曰皇子旣出將何如處之輅等對曰皇上卽位十年儲副未定天下人心屬望久矣當立爲太子上曰卽舉行乎對曰今天氣尚炎俟秋涼舉行上曰然輅復曰皇子饑飽寒暖之節須勞聖慮上領之曰已命太監懷恩覃昌待矣輅等退賜酒飯於文華門外命懷恩覃昌待之十一月癸丑冊立皇太子詔告天下十二年七月皇第二子生宸妃邵氏出十三年十二月刑科給事中趙良奏太子天下根本所輔

貴乎得人乞預求賢德忠良之士博聞有道之人使朝夕與居涵養德性講求治道大典左衛指揮使周廣亦以爲言禮部覆請上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預教太子實所以綿宗社而福生民也所言良是明歲其亟行之

十四年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詔簡儒臣爲東宮官乃命萬安劉珣劉吉提調各官講讀王瓛黎淳謝一夔汪諧鄭環羅璟更番侍班彭華江朝宗劉健程敏政周經陸鈇張昇張順更番講讀

三月 皇太子行冠禮禮部言皇太子冠禮已成每月朔望日文武百官於奉天殿朝參後合赴文華殿行禮上命以四月朔日爲始

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皇子生詔諭天下
五年三月冊立 皇子爲皇太子

七年正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 皇太子姿表異常質性聰睿蚤教預養正惟其時伏望選擇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保抱教之以正如內庭曲宴元宵鰲山端午龍舟不使之觀及設立宮僚仍慎選才德老成學問該博之士以充其任浮躁淺薄心術不端者不使之與如此則內外輔導咸得其人而德日進矣 上嘉納之

六月南京御史郭維上疏下禮部議謂維所言與馬文升意合深得古人教養太子遺意我朝列聖繼統率循此道建儲後出閣之際必慎選名德以充講讀輔導之任左右僕從之職亦必遴選平昔志操端潔威儀謹恪以充彝典具在皆可舉行上命禮部記之待皇太子出閣以聞

十一年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命侍讀學士等官劉機楊廷和梁儲劉忠江瀾張燦王華田鉞等日侍講讀

四月大學士謝遷上疏勸皇太子親賢遠佞勤學戒逸上嘉納之

十二年十月皇太子講學少間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也

十四年正月南京僉都御史林俊疏乞錄正人以教東宮因薦謝鐸儲瓘楊廉等堪爲輔導

十五年二月建昌伯張延齡奏皇太子正位東宮已經十載宣勅隨侍儒臣朝夕輔翼諭以善道上曰輔養

儲德誠爲重事 皇太子年漸長成正宜及時進學卿
言具見忠愛今後輔導等官務宜逐日進講毋得虛曠歲
月

正德六年九月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率部院尚書等官柴
昇喬宇李瀚劉纓孫需等以儲位久虛盜賊紛起人心
洶洶請建儲宮言甚剴切不報

國子監祭酒石瑄疏請擇宗藩親且賢者育宮中代行溫
清烝嘗之禮不報

十四年 上巡幸南北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延議欲建儲
居守時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 太

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籓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
矣邪謀豈可聽徇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

嘉靖七年七月福建漳州府推官黃直以科歛爲巡撫都
御史所劾送部降級叙用行至中途上疏請早定儲議
上怒命錦衣衛逮問已而釋之命仍前降用

十二年八月 皇子生麗嬪閻氏出也

九月召禮部考 皇子廟見命名諸儀因諭曰 皇子命
名本朝皆有勅諭夫方未一歲尚不知事而賜之勅是
虛文也藉令向後識之得以顧名思義不如待知事後

教之又禮曰父命之名朕又思之必當告於祖考然後可以命子禮部尚書夏言奏臣等初以累朝故事及禮記欽有師記有成二語為命名之詞今反復內則篇二月之未擇日剪髮以下二節乃知欽有師為夫對妻之語令敬教子循善道也記有成為妻對夫之語謂記識夫言訓子成德也原非命子之詞茲奉聖諭誠大哉聖人之言非三代後帝王所及臣謹遵議擬命名之日倣古人見子之儀特發一二天語而賜之名不用降勅至若告于祖考而後命子亦宜創制以備一代典禮垂法萬世俟皇太子出閣然後降勅斯古人所以為教也上報曰覽奏具見執禮從古之正朕意所同其即具儀以聞

十月 皇子卒謚曰哀冲太子

十五年十一月以皇子誕生頒詔天下暨詔諭朝鮮諸國先是十月六日皇嗣誕生例當詔告天下上諭彌月之期舉行既而面諭禮官夏言皇子初生既詔告天下何獨外國至冊封日始遣使詔諭况已告聞天地百神當使華夷一體知悉他日冊立再行詔告卿宜議擬舉行因著為令

十六年 月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夏言疏請冊立

東宮禮部尚書嚴嵩等亦上疏懇請 上曰卿等以冊立元子大禮請朕以爲嬰弱茲卿等謂一國本定人心勉從忠愛已知之矣

五月禮部請冊立東宮 上曰卿等請冊立具悉忠愛可少待之先是御史余光上言今者聖嗣誕生異日正位東宮統臨大寶宗廟社稷天地生靈所關非小而其本則在於蚤諭教而已祖宗設東宮官屬如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等官皆爲輔導而置請博選鴻儒充師保賓客之任以立教於豫部議皇儲爲天下本當慎蒙養請以光言下吏部預訪人材俟冊立舉行報可

十八年正月吏部上言冊立東宮在邇宜慎選宮僚以裨聖學 上命輔臣夏言顧鼎臣遴選勿論卿貳臺諫郎官致仕閑居一體拔用一時奔競之徒內外蜂起已而選定溫仁和等三十七人中多不愜人望者給事周琬力以爲言章下吏部以將巡承天姑寢未覆

詳詹事府

二月庚子朔冊立 皇子載壑爲 皇太子封三子載堃爲裕王四子載圳爲景王是日丑刻 上躬詣南郊祭告皇天上帝旋詣 太廟告 皇祖遣大臣郭勛等分告北郊 列聖及 睿宗獻皇帝廟 太帝社稷朝日夕月等壇出御奉天殿命公郭勛朱希忠張溶持節亮

正使大學士夏言顧鼎臣尚書許瓚嚴嵩張瓚李廷相
捧冊寶充副使行禮時五子載皇六子載壘七子載
墳八子載夔俱殤已封爲類殤王戚懷王薊哀王均思
王矣皇太子年四歲命監國務以夏言傳之
是日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長徑二丈形如龍鳳是爲卿
雲大學士夏言顧鼎臣以聞上命禮部擇日昭謝尚
書嚴嵩請於翼日祈穀禮畢御奉天殿受賀上曰慈
寧几席未除其免稱賀

閏七月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吏部郎中鄒守益共爲聖功
圖一冊上之謂皇太子幼未出閣未可以文辭陳說
也惟日聞正言見正事則可爲養正之助乃繪圖十三
事一曰文王爲世子問安二曰視膳願皇太子大孝
師文王也三曰文王世子齒胄願其有古聖王謙德也
四曰漢桓榮授經見東漢猶存古風也五曰神堯茅茨
土階六曰大禹非飲食惡衣服願皇太子崇儉也七
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八曰周王稼穡艱難願皇太
子嗇身勤民默契古帝王心法也九曰周室后妃蠶織
願皇太子知綺綉之難得十曰宮中隙地種蔬知我
聖祖之同符堯禹也十一曰西苑稼耕十二曰西苑蠶
桑願皇太子家法卽成周家法是關雎麟趾之風也

十三日商高宗訪道願皇太子知聖學也上謂圖冊中語多回隱實假公以行謗訕無人臣禮下禮部叅奏禮部言韜等性資多僻議論好高徒知陳善納諫之爲敬而不知迹類謗訕之爲非奏入詔宥韜等罪冊疏報寢

十九年二月革職錦衣衛百戶費洪上疏言臣嘗三獻微言奏補九嬪以廣聖嗣今東宮已定覃恩天下臣獨廢黜不與乞復原官言訖才過其亦古聖王賜也羽林前衛指揮同知劉永昌言伏聞皇上御命東宮監國暫願聖躬此盛德事何不可而諸大臣乃固爭之

如此則當幸承天時監國亦非耶且太子年富正宜歷試朝政惟皇上折群謬思遠圖幸甚上以監國重事朝廷自有處分責永昌非所宜言下鎮撫司拷問十二月左贊善羅洪先右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各疏請來歲當天朝觀之期元日奉天殿朝賀禮成請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朝賀禮部覆洪先等所言謬妄不達大體上曰朕入繼天位將二十年不敢一日不敬因南方生長稟受素弱自十三年春遘病聖母憂朕成疾不治朕因病求生宮中靜理猶親諸事自前冬慈親升遐隆寒執哀未可盡言近忽得疾不能動履至

今體氣未復豈可不自愛以達生育元旦未克御殿爾
內外百司各宜盡心贊主分理天工竭誠秉公愛民佐
國勿曰君上放逸我其下效朕果放逸此實進速退銳
之才朕豈遽爾東宮日上視未愈安得行步且朕方疾
後未全平復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羅洪
先等狂悖浮躁不道始從寬俱黜爲民

二十三年五月南京禮科給事中游震得奏請 東宮出
閣講學因條陳五事一大明集禮 皇太子加元服參
用周文王成王冠禮之年近則十三遠則十五若出閣
講學皆年八歲則猶未及元服也今 東宮出閣未及

冠期宜加便服以從安適俟年十二以上始行冠禮則
講學不過時一出閣講學之後宜習宮庭朝參之禮及
臨見群臣叅決機務等事一 皇太子始出就學禮文
宜從簡便令講讀儒臣更番陪侍隨事納忠不必盡拘
講筵之禮庶可使之好學不倦一國初所定 皇太子
答拜禮非人臣所敢當宜延聘有德聖大臣致仕年七
十以上者使爲賓客不煩以職事優之禮拜乃爲得宜
一 仁宗 宣宗在東宮皆監國視事故備諸官屬及
憲宗 孝宗皆八九齡故司直以下皆不備官今 皇
太子猶冲年講讀之外似不必備設宜漸簡正士儲之

翰林察其德業修舉者以次推補事下禮部言請俟出閣之日備查累朝舊典叅酌諸事宜以聞 上然之
二十四年二月 上諭禮部朕 皇太子當冠并習講讀一應禮儀宜查照祖宗時舊例一一舉行卽各擬至當不必瀆奏已復奉 聖諭東宮冠禮朕復三思二子各當行此 祖宗舊典具在卿嵩會讚壁案承恩查擬一一奉行尋禮部進繳 聖諭以原奉御筆爲言 上曰傳帖內侍書耳何以爲御若等爲禮部乃不諳事體姑置不究

禮部尚書費霖等既上 皇太子冠讀禮儀奉旨允行矣

至是復言前項儀節繁多 東宮未易盡習倣之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大明集禮叅用文成冠禮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在今日 東宮加冠似爲太早乞將冠暫勅停止先以童服出就講讀則事爲有序而禮不難行奉 聖諭東宮冠讀朕非不知爲早但今廟工將成用同堂之制自是 祖宗久行典禮因作昭穆古制正謂居今好古災害必至所以朕思弘治間東宮冠禮 皇兄方數歲若效之文成用時又是好古了故內而僕侍外而臣工懷姦持祿一事不言朕不得不早言方下命禮部之初元輔物踴驚傷在理 太廟

自安石座卽有火星之變昨十九日來連辰陰晦亦非全美禮部所奏必測知禁中連日習禮之意故有暫輟之請况東宮雖長朕二三子一歲而行立坐拜視聽言動却不若之茲行冠讀不過勉強耳夫臣僕皆非君主念朕今不言將來又必曰君父未命非我罪也且作誦誦爾等會朝見大臣諭其暫止之議仍預習內讀之儀以聞已乃會勲輔大臣言東宮尚在幼齡而冠禮儀節繁重必須習演久熟方可成禮相應停止其習讀事宜皇太子既未便出閣乞命司禮監慎選老成端厚知書內侍恭伴讀書習字兼演習禮儀俟睿性漸開禮

節日熟然後出閣講讀疏入得旨冠讀禮儀另俟旨行上乃諭輔臣嚴嵩等曰朕先與卿等計定東宮冠讀遵祖宗法制舉行既而禮官不知受人指使或測知禁中習未可行者不言于下制之時肆沮于既命之日且引文成之年歲不同累朝之令典謂爲未可卿等從而同之今既有另候旨之命朕不得不言另下之旨不必候只令輔臣該部俟當行之年具奏行禮百執事不許作欺誦之爲亦不許推避謂朝廷不理者卿等錄示禮官遵行高等因言皇太子數歲而冠原無定期不必過泥文成之年臣等一時愚昧或於禮官之言同擬暫止

聖諭以臣等從而同之伏乞 聖明宥其冒昧之愆俯從原定吉期或移取通利之辰遵奉舉行得旨覽奏足見敬畏朕已知矣已而禮科給事中周宗等言禮官徒知暫止而不求暫止之義殊不知禮有以少爲貴者苟以其繁多也斟酌簡要另具儀節俟 聖衷之自擇可也若以爲時令未可也另擇吉辰明布中外可也不能將順以奉揚休命此臣等所未解也 上以其言爲然言輔臣也不敢當定擬之命義順理正費宗等乃違理拂義不諳事體令從實置對家具疏引罪 上切責而宥之仍奪該司俸一月嵩因言 東宮時已十歲今冠

讀之諭一出中外欣傳合無是日稍輟冠禮或以童服出就儒臣時習講讀得旨冠乃成人禮首太子繼體承命之重必典禮具備方可行

三月 上諭輔臣嚴嵩東宮冠讀已聞中外只可移取通利之辰不宜暫罷復問冠禮內儀物有絲巾何爲嵩言被在束髮乃婚禮內物此誠執泥之者不用爲當又問廟見童服當是何服色嵩言次日之見係在內殿家人禮也比與宗廟大禮不同似應常所用吉服行禮已奉諭東宮廟見等儀非一節卽今將入夏令恐難勉行待秋爽舉未遲

國朝典彙卷八
十月 皇太子千秋節賜百官宴于午門外先是詹事孫承恩等言邇者 皇上以 皇太子冠讀且近習禮禁中固慎重大禮至意臣惟近侍左右朝夕與居易于玩狎不可不慎惟 皇上有君之尊有父之親誠進 皇太子於前躬爲肄習賜以回諭况聖德之至一言一動莫非觀法尤易速化至近侍諸臣又勅諭之俾各事以正道使俚言褻語不入於耳戲侮玩好不接於目斯可端 皇太子蒙養之功副 皇上佑啓之意 上納之二十五年御史周冕奏請 東宮出閣講學言往歲春伏觀陛下渙發綸音欲令 皇太子 裕王 景王行冠

讀禮甚盛心也中外臣民方切慶忭以禮曹大臣不能仰承德意矣有所奏中止竊恨之臣聞賈誼保傅篇有曰天下之本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蚤諭教與選左右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誠哉是言萬世有天下所共鑒也陛下以天縱之聖養潛藩邸人倫物理罔不周知尤加意於二帝三王之學遜志時敏未遑暇務今 皇太子生長春宮不行問安視膳之禮則事親之孝疇其諭之不得接士大夫於左右則臨下之禮疇其啓之不得觀稼穡之艱難安知有無益之訓不得見閭閻之疾苦安知有愛養之仁故蒙以養正在今日

所不容緩者伏望聖明蚤定 皇太子出閣之儀舉二
王冠讀之禮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又必精選端人正
士使之日與居處庶輔導得入大本豫正爲宗社無疆
之休疏入 上怒以典禮自上出非外事可得建白冕
輕妄奏瀆令降雜職極邊用有再言者加罪之乃謫冕
爲雲南通海縣典史

二十七年 皇太子千秋令節免百官賀禮部以宴請
上曰母之儿筵未撤子生辰禮宜從殺其罷之

二十八年禮部奏故事 皇太子朝賀設座文華殿中今
易用黃瓦則 東宮受賀之位似應避尊 上曰東宮

受賀位當設文華門之左南向然今侍衛未備已之

按冊立 東宮次日百官上表稱賀畢卽詣文華殿上

箋賀 皇太子典璽官陳設 太子座於殿中自嘉靖

十五年殿易瓦及 上御經筵已設贊座正中於是

皇太子受賀不復設座殿內乃設於文華殿東廊西嚮

二月 上諭輔臣欲今春 東宮行冠禮至是因問輔臣

嵩可行與否嵩言典禮嘉重遽行恐未閑熟請命內

侍官同臣等先期演習 上從之令今月二十五日演

習初次後五日一演至期嵩因奏臣等欽遵詣臨保室

敬侍殿下演習諸儀節俱安順惟拜跪起伏間有未熟

初次如此再演必勝矣上悅乃以乙酉日行冠禮

三月皇太子冠太子諱載壑上第二子也母皇

貴妃王氏娠時夢神人星冠羽服以一嬰兒與之遂生

太子十八年正月上將幸承天冊立爲皇太子遂

命監國至是上以太子年浸長當出閣讀書命先行

冠禮越二日晨興疾作遣醫診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

去矣正坐而薨年十有四歲謚莊敬太子生而靈異不

喜紛華靡麗小心齋慎嘗見上叩頭曰兒不敢時時

舉手曰天在上上奇其不凡及薨痛悼殊甚禮部具

儀以聞已輔臣及府部侍從諸臣各上疏奉慰秉一眞

人陶仲文亦具疏慰上獨批答曰覽卿奏慰朕復何

言早從卿勸豈便有此太子非常人不識耳然厚煖呂

時中輩誹謗朕躬一日久不教誨我等一日輔臣不可

諛悅皆謂朕旣不早朝又不教習太子朕受天明命承

太道運豈爲小人所訕因思太子年十四或可漸舉儲

儀故令所司如例先行冠禮豈期太子超凡遂爾長往

且其于人世紛華不一好玩動有仙氣今果乃爾何不

任其素性朕思身已受謫又累太子豈可久藏禁中須

如祖宗故事一一舉行寧爲不慈終不失正嗟今失

矣彼紙上虛譚之物能療之乎太子舍我亦非者知

朕心之不得已但仰思當日聖母愛之甚至今未久而歸是朕之不孝耳
三十年二月禮部尚書徐階言建儲國家大典臣嘗具疏兩請仰惟聖明慎重其事久而不下今皇子年已十五選婚講學實惟其時宜先具名號乞容臣等遵例擇吉表請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對言蚤建太子所以正國本繫人心祖宗之制東宮諸王年至十五則舉選婚之典出榜差官各地方選擇必得一年則成婚在十六歲矣但婚禮東宮諸王不同須名分先正斯禮節可行今二王年已及時選婚習讀皆所當舉者臣等思得

帝王之福莫先於子孫之盛我成祖時宣宗已册

爲皇太孫仰惟皇上茂膺天眷萬壽無疆卽今盛典

舉行將來子孫千億視成祖而愈光此臣等祝願之

同情也伏乞聖明鑒允奉旨卿等如此逼迫已酉春事

可思嵩復言已酉春事蓋久嬰宿疾行坐爲難天授元

良自有定數此不可概同也仰惟聖見高明洞達天人

之理伏望釋去思念以迓天庥階所請舊典當行仍望

俯允於是上下階疏曰已知階仍擇於本月七日表

請因列上其儀旣而掌詹事禮部尚書孫承恩亦以爲

請上竟不行

大學士嚴嵩言前禮部奏稱二王選婚等禮 皇上謂古
今固不同時而所稟亦有厚薄此君父保愛之情臣等
仰知未卽舉行乃聖意有在非凡愚所及二王年已長
成選婚實惟其期若京府及國建營造工役又非一時
可成伏候欽定吉日命禮工二部查例舉行臣等又惟
選婚重事東宮諸王禮數不同名分所宜先正方可下
勅伏乞聖明裁定詔候旨行

三十一年命翰林院編修高拱等充二王講讀等官 裕
王府侍讀拱與檢討陳以勤伴讀改國子監助教尹樂
舜鄭守德俱翰林院待詔侍書中書舍人吳昂吳應鳳

景王府講官翰林檢討孫世芳林濂伴讀改國子監助
教潘靜深邢臺縣教諭李秀俱翰林院待詔侍書中書
舍人叢恕吳自成

三月癸未朔 裕王景王行冠禮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告
內殿公朱希忠張溶持節掌冠大學士李本尚書徐階
贊冠大學士嚴嵩宣勅戒禮成 上諭輔臣曰卿等以
朕二子當婚請今已冠矣當先舉讀習半載正合婚期
列聖垂範亦是此程其示禮臣知之

禮科給事中章适奏二王年當志學冠禮已成宜及時出
閣講讀禮部請從适言 上曰此事朕與卿等計令舉

行何待适言

上諭輔臣嚴嵩曰近議朕二子出閣一事久未見部疏何也於是禮部尚書徐階疏請選宮僚具儀節以欽天監所擇四月二十五日吉期上初許之已而復諭曰又逼夏月能行幾日不如七月末旬行爲實用時尚書孫承恩掌詹事府事自以宮臣職在輔養乃援前旨固請上不悅曰雷久不聲占云臣下專政章适不奉君命卿又此附阿未可也

禮部尚書徐階等言臣聞周人愛君拳拳子孫千億之頌虞廷命官諄諄典樂教胄之訓今皇子年十有六選婚講學實維其時然必先行冊立大典使名位素定而後冠婚諸禮可以次及臣等職掌所司謹昧死請大學士嚴嵩等請允其奏上報曰二子各以本禮舉行冠婚何害今乃逼君不巳謂何令階具儀奏階等覆言舊例親王冠禮行於奉天門前之東廡婚禮行於出府之後今若二王同日行禮恐執事人衆不便周旋請以長幼爲序冠先裕王次景王婚期亦然出府一節且暫於皇城内先行婚禮俟建有府第乃更議之疏入上問嵩曰出府成婚例也豈宜暫舉宮內嵩言先年五王同冠俱出府成婚以名位相等他日俱當之國耳今事

則非前比雖册禮未行倫次已定諸凡事體須從慎處
上曰二王同體如何又欲分別其俱以三月行冠禮選
婚俟勅行府第卽修二所不許違慢

禮部奉旨爲二王選婚得良女一二百人上命司禮監
官同宮人選擇於是錦衣衛千戶李銘女順天府民王
相女入選部復奏親王婚禮不嫌詳慎乞更遣官於近
地博訪得旨不必又擾民已入選二人擇日進內乃定
以十一月朔日進

三十二年三月禮部言親王成婚先設置王府文武職例
應本部轉行各衙門點選及照裕王景王節奉有

聖諭朕二子將舉婚禮一王留京一王封國仰惟聖
諭明析二王事體不同臣等竊惟王府官僚蓋建國奉
藩則拜進表奏開讀詔赦又廟社祭祀官員朝賀刑名
聽斷等項必須專官職掌而長史典寶典儀奉祀審理
儀衛等官皆不可缺若留在京師一應禮儀護衛等事
統於朝廷自有本部及鴻臚寺錦衣衛等衙門分掌比
之建國奉藩須備官以行者事體不同也前項府僚似
不必一概設置今婚禮將舉勅諭將頒伏乞留神裁定
上命執事官役且在各衙門取用

二月上諭大學士嚴嵩等曰二王講讀朕聞昨秋止將

尚書讀過二三豈成學業還要自書入經先讀大學熟記徹講方以中庸接讀將去卿等點字若何昔仰荷皇考恩教於至慈之中朕不用力今日何事克善茲不令力學可不又悞矣嵩等對曰 皇上追念 皇考訓恩欲令二王及時力學臣等不勝欽仰臣等切惟先書入經乃古昔聖賢教人爲學次第臣等昨秋所進書程據舊儀以大學與尚書每日並讀並講茲謹當遵諭而行殿下所書字倣臣等每日圈點筆畫端楷日有進益臣等又惟 皇上聖資本由天縱而 皇考慈教兼至是以聖學夙成動爲世則今殿下正當務學之年蒙

皇上恩教之功睿質涵養自然日就月將益進高明矣

禮部言二王講讀舊規開以二月八月初旬輟以五月十

一月初旬今有閏三月請於四月輟講不爲例內侍書

官每日啓王溫肄仍日書百字送內閣圈註講讀等官

每半月恭詣各府啓請因致勸學之意如王更欲授書

進講及質問疑義字法各官亦得以自效詔可

十二月大學士嚴嵩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爲首

務臣叨奉密割屢以爲請聖衷淵邃久未施行中外臣

民引領顙聖謂此大事宜舉而不講臣等何以辭其責

請及開歲之首諏吉舉行 上曰卿此疏自解是矣恐

非安上敬君之道昨景命次日何物奸邪遂造言朕躬
弗豫久已沸騰謂今諸事皆仲文與嵩爲之如立太子
第二人不言卽一言朕必無不行者故敢爲此欺天欺
朕併害卿等專因玄修之情已甚明矣連日不聞訪獲
主使者安得不重治朕承天眷卿第安心力任母休細
邪敢有借此欺擾者重加以刑所司知之

三十四年十月 裕王長子生禮部請告於郊廟社稷詔
告天下令文武群臣稱賀 上曰此所議太孫之禮也
豈可不俟君命第遣官奏告玄極寶殿及奉先殿群臣
不必稱賀頒詔無謂已之

三十八年四月 裕王長子薨大學士嚴嵩等言親王之
子曰世子今若稱長子是與郡王之子同也乞特賜追
封庶於典禮爲合 上命追封爲世子其葬祭視世子

已封者例

三十九年二月前中允郭希顏疏論安儲棄市

詳建言

四十四年四月時黑氛擾宮 上疑慮之因諭輔臣欲禪
位 裕王徐階上言 皇上百神之主也妖何敢干或
左右事有過悞誘諸邪逆以倖免罪責故証似爲真耳
聖明察之當自見也我 朝原無禪例前代亦非美談
所不必言若攝行政事與禪無異亦所不當言也惟有

舉行冊立為本朝彝典此必斷聖心使恩出自上乃可耳上不許而禪議亦中止矣

十月上因海瑞疏諭輔臣徐階曰今人心恨不新其政瑞可見也朕今病久不如甲午前矣安能視事惟傳繼

為第一計卿等擬旨行之階言瑞誠狂妄然未嘗一言及於傳繼臣等不敢聞命上復諭曰朕仰承天眷不

自謹息致此病弱如能出御政豈受此人詬詈也此不可並處惟別行計議耳階上言臣聞主聖則臣直瑞誠

不可與並處惟聖度如天地無所不容况能容所難容然後見所容之大也上復曰朕謂不可並處者乃以

既新其政其君御此如忌尊無二上別於南京建一宮宇居朕何貶豈謂海瑞耶階上言此天下古今必無之

理必不可行之事臣等萬萬不敢聞命乃止隆慶元年正月禮臣奏請冊立東宮上諭曰皇子年尚幼且先賜名徐議冊立

二年正月禮部尚書高儀等請冊立東宮不報禮科給事中張鹵言皇子方在睿齡外庭講讀事尚有

待惟內侍之臣所係尤重宜勅司禮監慎選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情利害勅作舉止必導以正他日親賢講

學基命成德之助端在於此上是其言

高儀等復上疏請立東宮乃引宣德成化弘治間冊立

皇子皆六齡事例為據言 皇上篤生元嗣已踰六齡

主鬯得人臣民歡戴蚤建豫養宜在此時必冊立之儀

既行則教養之道可舉惟 皇上蚤從眾心擇日行禮

實宗社萬年無疆之休疏入 上許之命擇日具儀以

聞

三月 上御皇極殿傳制冊立 皇子為 皇太子命成

國公朱希忠為正使持節大學士徐階為副使捧冊寶

詣文華殿行禮

三年正月高儀等疏 皇上蚤建皇儲海內欣戴已逾一

載今 東宮睿齡滋長英識漸開正趨向未定之時非

肄習詩書親近儒賢不足以收斂身心薰陶德性且臣

庶子弟年及七齡無不延師就塾習讀章句矧天子之

元子係國家大本固可不及時就學以隆教養之功哉

疏入得旨待十齡來說

五年二月百官謁見 皇太子於文華殿先是大學士李

春芳等言先朝故事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

行謁見禮即今春和乞命臣等舉行如例不惟臣等獲

遂仰瞻之私而東宮亦可閑習禮儀養成儲德且今歲

來朝官員咸願一觀睿容請於二月上旬之吉許臣等

敬率諸臣於文華門朝見以慰天下臣民之心上許

十二月 上諭禮部言 皇太子明春講讀先行冠禮擇日具儀以聞

六年正月禮科都給事中張國彥御史李承非南京禮科給事中張崇倫御史楊邦憲等以東宮出閣各疏陳輔導事宜章下禮部尚書潘晟等覆言諸臣獻議雖殊大意有十曰慎選宮僚曰久任輔導曰精擇近侍曰親近師友曰內崇孝敬曰外敦齒讓曰仁體天地曰儉法祖宗曰欽崇正訓曰躬垂聖教宮僚在閣臣吏部遴選得人上請久任左右近習在司禮監審擇質疑問難親接儒臣一切孝敬仁儉有關儲教者在 皇太子遵修古誼以光睿德至於燕閒之際質問所業時加誨迪則惟皇上加意議上報可

禮部尚書潘晟等以 皇太子出閣在邇請命所司預擇講讀官及計處應用官校儀仗典籍之類報可

御史張克家等言教 太子之道莫先於尊師重傅宜下禮官考古世子齒學之制兼准大明集禮裁定禮儀毋襲近日常規俾不失古意因引宋儒程頤坐講之說為請 上覽之怒曰東宮講讀禮儀 祖宗自有成規克



家等乃敢輒議變更殊爲狂肆乃命降克家二級調外任餘各奪俸二年

以東宮出閣講學命禮部尚書高儀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司經局洗馬余有丁右贊善陳棟充侍班官少詹事馬自強陶大儒編修陳經邦何洛文檢討沈鯉張秩充講讀官檢討沈淵許國充校書官制勅房辦事大理寺正馬繼文徐繼申充侍書官先是大學士高拱等請選

東宮輔導官僚會同吏部推舉有旨宜加慎選不必備員於是拱等疏名以聞上從之仍諭拱居正提調各官講讀

二月皇太子行冠禮命駙馬都尉許從誠告廟成國公朱希忠持節掌冠禮部尚書潘晟贊冠太學士高拱宣勅戒禮成賜諸臣銀幣有差上御皇極殿文武羣臣入賀仍賀皇太子于文華左門吳國瑞重訂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四月東宮輟講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言自四月至八月爲時曠遠除大寒大暑餘日尚宜講讀禮部言宮中暇日宜加溫繹不離正業庶得存養之道作習之宜上

是之

禮部覆都給事中維遵等奏東宮輟講之月除宮中溫

習外宜於朔望日令輔導講讀等官恭詣文華殿啓請
半月內課程疑義庶養正之功緝熙無間 上是之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校書官制勅房辦事大司馬

召人賞以賢 皇太子于文華殿門 士高拱等請

宣諫無訛 皇太子于文華殿門 士高拱等請

公未帝忠 皇太子于文華殿門 士高拱等請

二八 皇太子于文華殿門 士高拱等請

國朝典彙卷之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劉東星 訂正

浙江蘭谿縣知縣 臣 吳國琦 重訂

后妃

洪武元年正月冊 妃馬氏為皇后初 上率師渡江

后親率妾媵完輯衣輦助給將士謂 上曰方今豪傑

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

上謂侍臣曰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

自忍饑餓懷糗餌食我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構隙之際內能盡孝朕素爲郭氏所疑后輒爲寬縱卒
免于患殆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
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爲惕然家之良妻
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
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
下以堯舜爲法耳

三月 上命翰林儒臣修女誠謂學士朱昇等曰治天下
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
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執
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

闈政由內出鮮不爲禍亂夫內嬖惑人甚于鳩毒惟明
主能察于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纂述
女戒及古賢妃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五年六月 上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詞懸于宮
中其牌用鐵飾字以金其詞不可考也

濠州胡家有女守憂 上欲納之其母不從後聞隨軍在
淮安未適人 上遣人以書達平章趙君用求之君用
以胡氏同其母送至 上納之立爲胡妃

九年正月冊魏國公徐達長女爲 燕王妃
十五年 月 皇后聞元府庫輸其貨寶至京師問 上

曰得元府庫何物上曰寶貨耳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寶抑帝王自有寶也上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爲寶耳后曰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生時命順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故世傳技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鳩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卽大寶也

八月皇后馬氏崩后世家宿州閔子鄉新豐里生元至順壬申七月十八日母鄭氏早卒父馬公素與定遠郭子興交厚父卒子興育后同已女后自少貞靜端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見表尤好詩書旣笄嬪于

上誠敬感孚內外咸譽之及上卽位冊爲皇后后初未有子嘗育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諸王有以器皿衣服相尚者必切責之 上以威武治天下后常濟以寬仁 上每前殿失事 后必潛聽如聞 上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陛下已生衆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致殺處者冤枉人命 上從之文正鎮江西荒淫無度 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

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多有戰功况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怨言上欲廢之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上嘗因事欲殺之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遂得不死但流之雲南而已上幸太學還后聞太學諸生有携妻孥者無所仰給勸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為永制至是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以愛妾之故殺諸醫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上曰弟服之萬一無效吾當為汝貸之耳

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上痛悼終身不復立后

九月葬於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永樂元年嘉靖十七年兩加上尊號

十七年七月冊李氏為淑妃攝中宮事

懿文太子之妃也

建文元年正月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后壽州人父本事

太祖累官吏禮二部尚書終太常卿懿文太子始娶

開平王常遇春女繼選李氏冊為皇太子妃是生帝

至是尊為皇太后壬午以焚崩

冊妃馬氏為皇后光祿少卿全之女也四年六月殂于火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成祖立妃徐氏為皇后中山王

達之女也后弟增壽靖難時陰有翊戴功為建文帝

所殺。上正位將追命之爵以語后。后力言其不可。后嘗問上。陛下日與共國政理。誰何。上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論思。典詞命。皆朝夕左右者也。因請悉賜其命。婦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于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于詩歌。有載于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且夕侍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上所以共圖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于內乎。百姓安則國

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

永樂五年七月。皇后徐氏崩。謚曰仁孝文皇后。葬長陵。

二十二年十月。仁宗冊妃張氏爲皇后。

洪熙元年五月。郭妃以中宮誕辰。邀過其宮。上壽。上亦

往。妃進卮于后。后不卽飲。上曰。爾又多疑耶。遽取

飲之。妃失色。無及。俄而。上崩。妃自縊。死時適雷。

七月。宣宗尊皇后張氏爲皇太后。冊妃胡氏爲皇

后。孫氏爲貴妃。

宣德二年十一月。皇子生。孫貴妃所出也。

十二月。皇后胡氏上表讓位。先是。上召張輔。蹇義。夏

原吉楊士奇楊榮論之曰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
得已然吾亦決矣吾年三十未有子中宮屢產而不育
日者言中宮祿命不利子息今幸貴妃生子必立爲嗣
母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今中宮如何處置因舉中宮過
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古人廢后有故事
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妃上問輔原吉士奇爾
三人奚獨無言士奇對曰古人有言臣於帝后猶子事
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榮曰上
命廢之豈羣臣所得專士奇曰固出上命亦須處之
得當上問輔原吉云何皆對口須處之得當原吉又

曰此大事容臣等退詳議以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
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
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爲
貶何謂無議旣退榮謂原吉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
臣下所能止原吉曰只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
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議未決明且上召士奇
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
十事進呈皆極誣詆曰卽此是廢之因上覽二三事
遽艱然變色曰渠曷嘗有此言宗廟無神靈乎遂補之
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

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 陛下慎重之
上不憚而罷他日又詔問五人輔原吉言願 陛下慎
處必在得當士奇請曰 皇太后在上必有主張 上
曰太后有旨令我與爾等議之是日議未決一日獨召
士奇至文華殿丹陛屏左右論曰若何處置爲當士奇
因請問中宮與貴妃相處若何 上曰甚和睦但朕重
皇子而念渠祿命不宜子息之說故欲正其母以別之
中宮今病踰月貴妃每日往視慰藉甚勤士奇對曰曷
若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間處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
衰 上曰此說可行蓋兩人德性皆好能謙下今導之

讓必從然貴妃必不肯受汝姑勿言吾試入導之數日
獨召士奇曰汝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報不
太后尚未聽辭然中宮必堅辭士奇對曰若此則願
陛下待兩宮兩家均一昔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
加厚 上曰然吾不食言明旦以諭義等皆對曰善其
議遂定

三年二月賜 皇后胡氏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命駙馬
都尉宋英大學士楊榮爲正副使持節冊 貴妃孫氏
爲皇氏旣而 太后憐胡氏之賢仍命入居清寧宮進
膳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孫氏之右焉

按故事皇后金冊金寶皇貴妃而下有冊無寶獨孫氏以有容德請于太皇太后制金寶賜之以後貴妃授寶遂爲故事

上奉 皇太后遊西苑 上尊事 太后極其孝敬每旦暮詣西宮朝謁愉色奉承惟恐弗及 太后慈仁隆至每見 上則忻然從容詢及政事及所平決 上敷陳明達 太后喜動顏色凡軍國大政必稟命而行四方貢獻雖瓜菓之物必先以奉 太后太后或時召 上雖有急務必促駕而往至是請遊西苑 皇后皇妃皆侍行 上親掖 太后輿上萬壽山奉觴上壽獻詩頌

聖德 太后悅酌酒賜 上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天與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天與祖宗之赤子爲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于饑寒則吾母子斯樂可永遠矣 上拜稽首曰謹受教是日樂甚及晚還宮

五年二月 上以清明節近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等諭之曰 皇太后篤念祖宗朝夕弗寘每諭朕曰祖宗之鴻業惟勤負荷祖宗之成憲惟敬遵承朕不敢怠忽昔漢明帝奉太后謁陵著於史冊今朕將奉 太后謁長陵獻陵庶可少慰聖心禮歟義等對

曰太后聖孝陛下敬承之天理人心之正也上以聞于太后太后曰是吾心也遂命欽天監擇日勅五軍嚴備有司供具越二日上躬索韉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下騎扶輦既渡橋上復乘騎時畿甸之民迎拜滿道瞻望咸悅山呼之聲震動林野是日駐蹕沙河上侍太后膳退召義士奇等論之曰母后天性至孝今日朕隨侍於道中指天壽山言此下卽二陵所在母后望之感愴今日天氣清和人心歡悅亦是母后誠孝所感義等對曰太后聖孝陛下奉承之足以感格天人既而上惻然曰朕昔侍皇祖往來兩京每

令朕過農家問其疾苦蓋欲知稼穡之艱難自嗣位以來凡昔皇祖教詔之言未嘗敢忘今出都門望村落居民及其田作追思往事愴憾之情自不能抑義等對曰陛下聖孝久而不忘祖宗在天之靈應當永佑車駕至陵下上易淺淡服先詣謁陵畢太后召扈從官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入見太后曰皇帝數言卿數人輔贊多用心今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固是祖宗垂祐亦卿等之力輔等叩頭對曰皇上聰明睿知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太后曰吾何德所以致今

日者上由祖宗積善垂慶卿等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敷佑卿等俾卿子孫安榮永世遂命賜六人酒饌及白金文綺時陵傍居民老稚迎拜于道太后顧謂上曰百姓愛戴君上以能安之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孫令問長世千載之下人猶仰慕亦惟能安民耳國家恒輕徭薄賦以存恤爲務庶幾爲民父母之道于是太后過視道傍農家召其老婦問所業及安否其婦女老稚皆歡喜踴躍應對質樸如家人然太后喜賜鈔幣布飲食皆歡躍感戴民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嘗之舉以與上曰此農家食也當知之

十年正月 上崩 皇太子方九歲 張太后取金符入內浮言有欲立襄王之說楊榮楊士奇哭臨畢請見皇太子卽叩頭呼萬歲群臣隨呼萬歲浮議乃息

八月追贈 皇庶母惠妃何氏爲貴妃謚端靜趙氏爲賢妃謚純靜吳氏爲惠妃謚貞順焦氏爲淑妃謚莊靜曹氏爲敬妃謚莊順徐氏爲順妃謚貞惠袁氏爲麗妃謚恭定諸氏爲恭妃謚貞靜李氏爲充妃謚恭順何氏爲成妃謚肅僖其冊辭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皆宜廟殉葬宮妃也

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
爲皇太后

正統二年正月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英國公張輔大學
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
佩刀劍侍 上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輔等五
人顧謂 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皇帝凡有行必與之
計非五人所贊成者則不可行也 上受命頃間宣太
監王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
不律今賜汝死于是女官加刃振頸 上跪爲之請諸
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

國多矣我且聽皇帝洎諸臣留振此後不得再令于國
事初 宣廟崩 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
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政在臺閣委用三楊 上初
卽位詔凡朝廷大政必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令
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
商確卽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
太后乃以帖所開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
召振責之正統數年天下休息 太后之力也

七年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謚曰誠孝昭皇后合葬獻
陵 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

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
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
后領之其二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
者論煇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太后
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

八年四月冊立皇后錢氏

十一月宣德故后靜慈仙師胡氏卒葬金山之原

十四年十二月景帝立尊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

后尊生母吳氏為皇太后冊妃汪氏為皇后冊上皇

宮嬪周氏為貴妃即皇太子生母也

景泰三年五月立子見濟生母杭氏為皇后廢皇后汪

氏居別宮

天順元年二月戊戌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為

宣廟賢妃皇后汪氏復為郕王妃廢皇后杭氏

四月命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景帝崩上欲令汪妃

殉李賢奏曰汪后雖立為后即遭幽廢若令之殉情所

不堪况兩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一

日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

如此誠便但衣服用度不可缺減上曰朕更欲加厚

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

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竟獲考終

按汪妃甚賢初景帝欲立懷愍時妃執不可語帝

曰恐礙監國之稱帝不從汪殊不悅及英廟復辟

汪猶存宮中時憲宗在青宮意極感之曰當時事我

固詳知嬪娘信聖哲所以禮之甚恭而奉養極厚汪與

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憲宗言嬪既養於此甚好但

居處不相宜嬪常不安乃言於上遷之外王府汪至

弘治中猶存本丁未生與景泰齊年太皇太后歲節

亦時邀入叙家人禮汪既出而郡主尚在宮中至憲

宗朝命選駙馬主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上曰妹

不肯嫁志雖好然終不了後去恐無結果處乃強下嫁

王氏汪出未久英廟一日入內帑問太監劉桓日記

得有一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景帝取入今當在

汪所上遣問汪汪曰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聞於

上言汪之出所携甚夥上命往檢取得銀二十萬以

入蓋汪出時宮中物憲宗爲護持令罄一宮所有悉

取自隨故所蓄甚厚自是遂索然矣迨英宗崩後汪

稍稍言于人帶實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景帝雖廢

亦嘗爲天子七年一繫腰何不可消受必欲迫取耶且

景帝天下尚遜而歸之何有于數片玉其一番索時實

怒而擊碎沉之井中也正德元年十二月薨合葬金山
謚曰貞惠景皇后

二年正月郊天後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
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做前代
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
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太后
兄弟五人長孫繼宗廕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
皆爵祿之

六年九月皇太后孫氏崩謚曰孝恭章皇后合葬景陵
七年七月追謚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
果至是孝恭皇太后既崩錢皇后爲上言胡后賢
而無罪廢爲仙師其處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
勸上復其后號上命李賢舉行之

八年三月憲宗尊聖母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生
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先是上卽位之明日議上兩
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止尊所生母
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顛望宜遵遺
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然
朝廷所以服天下但正綱常今若止尊所生恐損聖德

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時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不同胡后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于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翼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

冊吳氏爲皇后

九月廢皇后吳氏詔曰朕惟皇后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母儀天下非德性醇淑禮度閑習者不足以當之先帝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太監牛玉朦朧奏請將選退吳氏于母后前奏請立爲皇后舉動輕浮禮度粗率略無敬謹之意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初尚不謹何以克終聖其共承宗祀表正

六宮母儀天下難矣今不得已請命母后廢吳氏退居別宮開住牛玉本當處決但念在先帝時曾效微勞與太監吳喜俱免死押發南京孝陵種菜后父都督同知吳俊及子吳雄亦免死發山東登州衛充軍玉親家懷寧侯孫鏗開住任太常少卿綸甥吏部員外琮除名十月立皇后王氏

成化元年二月 皇太后壽誕令僧道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會大臣歛香相率詣寺觀祈福給事中張寧疏

止之

詳祈禱祠醮

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禮部及廷臣會議祔葬

裕陵

詳陵寢

謚曰孝莊睿皇后

宮人萬氏初侍 上于東宮及 上卽位冊爲貴妃專寵居昭德宮父貴授都督同知兄通授錦衣都指揮恩權隆赫朝士多附之

九月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外間傳聞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嘗以爲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牆雖深而視聽甚近衽席雖微

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于此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為言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

六年七月 皇子生母紀氏初有娠萬貴妃知而忌之

上令別居至是誕育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

詳東宮

十一年五月立紀氏為妃徙居永壽宮

孝宗生母也

六月 皇妃紀氏薨初妃受萬貴妃觴遂有疾 上命太

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妃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蓋不能無疑云贈謚為恭恪莊僖淑妃葬西山

初悼恭太子薨 上方以國本為憂 皇子在西宮已

二歲顧左右莫敢言者既正位東宮 孝貞王后恩育

如已出而萬妃名保護之是時輔臣商輅疏云外議皆

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請令就近居住俾

皇子便于接見庶遂母子至情逾月而紀淑妃薨矣輅

舉宋李宸妃故事歛葬皆如禮

二十三年正月萬貴妃卒妃諸城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霸州生妃四歲入掖庭及笄侍上青宮上卽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由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未朞而薨自是不復娠凡佞幸如錢能覃勤汪直梁方彛典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妃主之孝穆皇太后以妃故遜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震悼輟朝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孝宗仁厚置之不究云

十月 孝宗尊 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后王氏爲皇太后立 妃張氏爲皇后

十一月尊謚 聖母淑妃紀氏爲孝穆皇太后祔茂陵建奉慈殿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時縣丞徐頊疏請究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仇當時眇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覆請拘萬家戚屬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慰之曰事宜寬處大獄株連豈先帝之意安等喜曰是也乃擬旨以爲外面浮議

已之惟訪求親屬在廣西者或云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爲紀訪求數年不得上孝思不已念吳后保抱恩命進膳如母后禮

弘治二年七月時上不置妃嬪繼體未立禮科給事中韓鼎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于神不已惑乎不報

上平生無別幸與后張氏相得甚懽二弟封爵勢傾中外有奏其侵民業爲庄田者命司禮監蕭敬刑部侍郎屠勲等勘之俱秉公將二張家奴數人依律問罪敬復命內庭適上與后方對膳后聞甚怒曰外邊官

人每無狀猶可汝狗奴亦若是耶上亦佯怒罵后退呼敬曰適所言非我本意汝得無泄此語耶恐外邊官人聞之驚破膽也敬力辯未嘗聞于外上猶不信遣人各以白金五十兩賞二勘官且云偶與后有怨言特戲耳恐爾等驚怖以此壓驚

十七年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周太后崩隨上尊謚同孝莊之制大學士劉健等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委曲將順之

意今當再議于是詔禮部會議以聞上御便殿召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言孝莊太后玄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服上曰此事皆內臣所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俱忠厚爲國因論祔廟之禮健等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目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

竝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母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竝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

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意又違群臣議違。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制尤重。卿等其詳議之。健等曰。容臣等出議奏。聞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衆推寬言。寬曰。魯頌。姜源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自漢唐來亦然。至宋始有竝祔祭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實爲非禮。不足爲法。衆從。議疏上。上喜曰。大義深恩竝行不悖。改稱孝肅太

皇太后祀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上初建以祀。孝

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室奉。孝肅左奉。孝穆中

外咸稱合禮云。

十八年八月。武宗尊。皇祖母王氏爲太皇太后尊。

母后張氏爲皇太后。

正德元年八月冊。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

五年二月上。太皇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

后。皇太后張氏曰慈壽皇太后居仁壽宮。

十三年三月。慈聖太皇太后王氏崩謚曰孝貞純皇后。

十六年四月。世宗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雖未敢顧私。

恩然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切戀慕可勅遣官奉迎并
宮眷內外員役咸取來京于是遣司禮太監秦文等捧
箋詣安陸奉迎 聖母初 上在途思離 聖母輒涕
泣故登極三日即有是命

禮部奏請奉迎 聖母用王妃儀仗 上命錦衣衛治母
后駕儀

八月 聖母至通州聞朝議曰安得以我子為人之子乎
不肯入 上涕泣啓 慈壽皇太后願避位恭奉 聖
母歸藩群臣惶怖遂用皇太后禮

嘉靖元年三月上 慈壽皇太后冊寶尊號曰昭聖慈壽

皇太后 武廟皇后曰莊肅皇后上 聖祖母貴妃邵

氏曰壽安皇太后 與獻后蔣氏曰興國太后詔告天

下太常丞周璧奉詔南京語張璉曰詔雖下聖心未

四月 昭聖皇太后誥諭禮部選婚

八月 昭聖皇太后懿旨大婚選到女子宜進宮簡選先

是司禮監官傳諭內閣以大婚禮取到女子赴宮簡選

欲從 壽安皇太后傳旨大學士楊廷和等再疏言其

不可云去年宣諭禮部舉行今春分遣司官選取皆由

聖母昭聖皇太后誥諭在廷之臣與天下之人皆知之

今日傳旨改從 壽安事不歸一禮不由正何以昭示

中外乃傳奉 昭聖懿旨行之

九月立 皇后陳氏元城縣生員萬言之女也

十一月 壽安皇太后崩楊廷和等議哭臨一日喪服十

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 上不從命仍二十

七日禮官奉請素服御西角門視朝 上曰朕哀慕方

切豈忍遽從所請遣司禮監戴永詣安陸以 太后崩

告 興獻帝又遣監丞蕭洪告岐惠王雍靖王墳二王

皆 太后出也上尊謚曰 孝惠太皇太后

二年二月 孝惠太皇太后祔葬茂陵先是楊廷和上言

茂陵左右不可興工致有震驚之虞 憲祖在天之靈

其能安乎既而遣侍郎賈詠相地廷和復以爲言詠曰

當祔雖有之難免不當祔雖無之難爲至是祔葬十一

月祀主於奉慈殿

三年二月 昭聖皇太后聖旦先期傳旨免命婦朝賀翰

林修撰舒芬言 昭聖皇太后聖誕之日乃陛下愛日

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

親者也遠傳免賀恐疑人心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

上以芬出位妄言奪俸御史朱澗馬明衡亦以爲言澗

言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今 興獻太后聖誕既已朝

賀 昭聖誕辰乃聞報罷禮數頓殊關係不小 昭聖

手携神器親授陛下母子之恩天日昭鑒今日之禮母
后雖或固辭 皇上尤宜敦請以明大孝明衡言暫免
朝賀在平時則可今當議禮紛更之時人心匆懼之日
忽聞報罷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 太后必有因事拂
抑之懷今昔存歿之感若出自聖意則母子至情有隆
無已可以聖母嘉節輟重禮哉 上怒曰命婦免賀本
奉 皇太后懿旨朕孝奉兩宮安有間越豈得妄言各
逮訊侍郎何孟春疏救不報御史陳逅季本員外林惟
聰言陛下以宮闈之故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又不
能無所軒輊忠臣義士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

上怒其煩瀆亦逮訊大理卿鄭岳申救不報

四月上 昭聖慈壽皇太后冊寶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

皇太后 典國太后曰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大學士蔣冕言 皇上恭詣仁壽宮加上尊號 聖母昭

聖皇太后遽有懿旨免命婦入賀此故雖非臣等與知

但今命席書爲禮部尚書璉萼復取來京聖意取回中

外不能無疑竊恐 聖母聞之亦不能無疑也宜追寢

前命不聽遂移疾乞罷許之御史王泮等疏留不報

七年十月 皇后陳氏崩謚曰悼靈先是 后有疾泰和

伯陳萬言請乞容妻冀氏入宮視之 上以疏示輔臣

曰朕惟外戚自古未有入宮禁者假言視疾多窺伺朝廷在彼爲得計在君爲墮計皇后作配朕躬良醫妙藥豈無治病之具何謂不見親人不能痊愈朕不敢徇私縱外戚入宮蓋不如是恐無以範後世也

悼靈皇后發引次日 上命經筵官俱吉服侍班尚書方獻夫言山陵未畢臣子之情不忍遽從請于經筵罷講之後仍令百官淺色衣服朝參 上不許曰朝廷禮儀自有定制卿等餘哀未忘許于退朝後行之無何會遣官冊封故事當鳴鞭作樂百官朝服侍班獻夫復言今新有 皇后之喪大樂一作恐聖心增感宜暫令輟樂

上怒其違旨命照舊行

十一月冊 順妃張氏爲皇后先是 上與大學士張璉議冊立中宮事璉以天子有后所以共承宗廟不宜久虛 上曰君子所配必求淑女而君長之配尤宜慎擇前者初婚之期皆是宮中久惡之婦所專主日夜言之聖母聖母未之察耳今復與此事則不如不繼朕所愛者德與賢耳非有偏寵尚色之私卿等密與同官議來至是立 后后于元年冊順妃錦衣僉事楫女也 九年八月詔諭刊布 聖母章聖皇太后女訓張璉言 皇上發下女訓一卷首貫以 獻皇御製序次以 聖

母自序之文爲目凡十有二宜刊布以示中外更乞親
灑宸翰序之卷末以垂永久上從之既而復以孝
慈皇后傳文皇后內訓欲同女訓頒布璵亦請御製
後跋上曰朕惟時俗大不古若况女子至爲難教欲
正其本當自宮中始凡當行事宜會議以聞禮部因奏
言宮中事宜合令翰林院撮諸書關女教者撰爲詩必
明白易曉內訓女訓宜換成直解證以高皇后傳內
事實令女官記誦每月皇后率妃夫人詣聖母前
聽講一次于坤寧宮進講二次仍令女官將二南之詩
被之管弦以備宮中宴樂一切俗樂悉行斥去而大學

士桂萼亦因女訓一書上推行之序行之宮中者三事
曰胎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行之天下者三事曰
女訓之學矇瞽之教媒氏之正事下部議言宮中三事
宜書御屏爲宮闈先事之備其行之天下者宜令天下
各崇陰教以敦女習不許矇瞽記誦淫詞簧鼓人心止
將女訓等書勸誘風俗婚姻一遵祖訓嚴禁指腹結襟
之弊

上親製聖母女訓序內有王后姜班之句張璠疑姜班
字訛疏問上曰卿以姜爲太姜更作姜任取太任朕
所用姜班乃以周宣后姜氏及漢班婕妤耳夫宣王以

姜后脫珥之賢克自勵稱中興主漢君欲與班婕妤同
輦班曰明君之側當有賢臣未聞同妾媵居一輦使主
上失德乃止夫此二人足以爲賢矣使今後世能學此
二人等而上之庶可求姜任之至也朕望于今后者如
此初未敢以太姜太任望之未審果否若何卿其再詳
議來更錄可耳璵謝不及遂用之

十三年正月廢一皇后張氏立德嬪方氏爲皇后進僖
嬪沈氏爲宸妃麗嬪閻氏爲麗妃

十四年正月莊肅皇后夏氏崩禮部以謚請上命會
議大學士張孚敬曰莊肅皇后與累朝事體不同其

冊謚之文宜二字四字尚書夏言曰今在廟列聖元
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大學士李時曰二字四
字太少須得八字孚敬曰禮官如何言曰請謚者禮官
之職定謚者翰林之事今衆議未協當請上裁都御
史王廷相曰莊肅作配武宗今日之謚似宜一體
吏部侍郎霍韜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
陳以請乃上議言古人尚質謚法尚簡嚴故稱美之言
無幾後世帝后之謚始有不一其書者亦臣子尊崇之
情生今之世則當行今之禮我朝列聖元后謚皆十
二字蓋大行盛名帝后媲美妻以夫尊禮宜與竝今

武宗廟謚既與列聖相同則莊肅謚號似亦不宜稍異且今日加謚祇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上曰事嫂如事母人道有此乎非朕自尊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有母道宜再會議議上宜且據謚法止用二字候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前典上曰用六字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半且陰六又合也十五年四月上坐天壽山行宮面諭夏言還用全謚庶合典禮九月御筆定謚爲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十五年八月先是禮部言悼靈皇后正位中宮上佐宗

祀者七年禮宜祔享太廟但今九廟已備唐宋故事后於太廟未有本室爲別廟祀之禮喪服小記婦祔于祖姑祖姑三人則祔于親者孝惠太皇太后實皇考獻皇帝生母悼靈皇后主請祔奉慈殿孝惠太皇太后側制曰可至是孝惠神主遷于陵殿禮官言初擬奉遷悼靈皇后于奉先殿旁室今殿無旁室惟斜廊兩廡非奉安元后地且不足以容鼎俎帷殿畫西一室空虛清闕宜遷奉歲時享祀或有事祭告列聖宜一體設饌但不啓匱不定祝稱斯爲合禮制曰可九月改謚悼靈皇后曰孝潔皇后先是禮部尚書夏言

言先皇后謚稱悼靈考之謚法在悼雖協年中早夭之義而靈義有六類非大美之稱皇后奉主宗祀贊理內治已及七年懿行純德足以母儀天下揆之前謚未稱表行之實宜更定褒稱垂示後世至是改謚詔禮部進封宸妃沈氏麗妃閻氏俱爲貴妃端嬪曹氏首啓淑祥進封爲端妃安嬪沈氏進封爲安妃康嬪杜氏進封爲康妃原選淑女四盧氏封爲靖嬪江氏爲恭嬪任氏爲順嬪趙氏爲榮嬪同日發冊

初上于沙河行宮諭禮部尚書夏言曰三后神主皆係當時尊上皇太后太皇太后之號乃因子孫所奉尊

稱今旣奉遷陵殿實同帝后之例揆之名實于禮未宜似當更定卿其會議以聞至是言會多官于東閣集議上言三后神主奉安二陵當各從夫婦之義不當仍襲子孫之稱故皇太后太皇太后之號在奉慈殿則可在陵殿則不可請以孝肅太皇太后神主題稱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不用睿字孝穆皇太后神主止稱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文承聖皇后孝惠太皇太后神主止稱孝惠康靖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則嫡庶之稱可別夫婦之分無嫌尊尊親親之道兼善上然之

閏十二月 上面諭夏言宗廟告成將布詔覃恩海內
兩宮皇太后未隆徽號朕心未安卿等宜議擬以聞既
而內閣復傳諭 兩宮徽號並加二字于是言奏 兩
宮皇太后尊同行輩名分不殊徽號字數並宜一體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原六字今宜加二字曰昭聖恭
安康惠慈壽皇太后 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原四字
今宜加四字曰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 上曰
兩宮行輩同尊本是相等非姑婦也 皇伯母原係
皇兄所上六字故今似多耳昨輔臣及今卿等既以爲
宜并用八字其如擬行之

廢后張氏崩改曰繼后葬金山

十六年四月 上諭禮部曰朕恭進郊壇廟寢所以上事
天地祖宗今復思 太皇太后 皇太后二宮我 皇
祖原未有制今日清寧者乃青宮所居雖無其人可無
其所是非母后所居也曰仁壽者乃統于乾清宮者非
母后之宮今朕擬將清寧宮存儲居之地後卽半作
太皇太后宮一區仁壽宮故址併除釋殿之地作 皇
太后宮一區以備 皇祖一代之制復諭禮部命建慈
慶宮爲 太皇太后居慈寧宮爲 皇太后居今工有
次第以慈寧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以慈慶奉 皇伯

母昭聖皇太后一應俱帳悉取給內府如祖宗例行著
爲令

十七年十二月 章聖皇太后崩謚 孝慈獻皇后合葬
顯陵

二十年八月 昭聖皇太后崩謚 孝康敬皇后合葬 泰陵
二十六年十一月 皇后方氏崩 上卽日發喪論禮部

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與同洪眷相朕始終不意
遽逝痛切朕情其以元后禮葬謚曰 孝烈皇后葬 永陵

二十七年六月 孝烈皇后山陵畢禮部卽具疏請立皇
后 上報曰卿等以后共承天地宗廟育理萬民不可

一日虛故爲是請念已立太子仰承 天佑亦既有年
昨孝烈崩朕卽諭輔臣嵩毋復請亦已再示卿等矣適
宗室有以梁武宋徽比朕者朕思欲退閒后不復立即
當傳位太子卿等忠愛其爲朕考前代故事及 成祖
訓典以聞至是部臣費宗等復上疏曰 皇后居體承
乾贊成內治椒塗蘭殿豈宜久虛雖蒙再示不允臣等
狗馬之心實切惓惓至于傳位之旨尤所未喻我 皇
上運際休明春秋鼎盛天與人歸古今莫及將億萬年
爲民物主而遽欲退閒豈所以承天心而答衆望歷考
前代唐高宗傳位與中宗是在垂暮之年間雖有一二

內禪者則又末世隨時遷就之舉皆不可爲訓及考
成祖時六飛三駕暫勅皇太子留守一應禮儀具載
實錄然亦止以太子監國而已至于訓典無從稽查所
有聖諭臣等不敢仰承上報曰覽卿等對足見忠誠
懇切朕已具悉后未可立宜承朕命

十一月議孝烈皇后祔太廟尋寢

三十二年正月大學士嚴嵩言茲值春陽紀序淑景融和
二王殿下婚禮宜以時行上曰以朕意擇在仲春爲
美可語監臣遵行嵩又言昨歲奉有明旨着于各府行
禮此固先年親王舊例但臣等思府第淺窄出府未免

易與外人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若俱出在
外臣等再三計之實有未安今二王合無俱暫留在
內成婚亦于保護爲便上謂嵩搖于外議命舉冊立
事嵩對此舉天下臣民久所仰望但今婚期已定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所請且于宮內成婚其冊立大禮另候
欽示舉行上批答曰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
及朕卿等明說來嵩對言儲貳各分未正而又出居于
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接僅隔一墻從人衆多
情各爲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慮者也先朝
有太后在上有中宮東宮體勢增重主上尊安今

列后不在至親惟有二王却俱在外此在聖躬不可不慮者也臣等屢請冊立之意蓋亦爲此上謂皆不足恤人無能勝天者二子只依本分待朕僉處分方可勿再瀆

禮部擬上二王婚禮儀註言會典所載醮戒之詞有二其一云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爲承宗者言也其一云往迎爾相用承厥家爲承家者言也今留京將以承宗封國所以承家戒命之詞伏候裁定廟見古以三月後世以三日蓋首日告祖考而親迎合卺成其爲妻明日夫率以見舅姑又明日盥饋于舅姑成其爲婦又明日始

率以見祖考先後之序如此累朝率與合卺同日至成化中東宮納妃始改從古今宜以改定者爲正朝見盥饋先朝有太皇太后有皇太后有中宮儀文各異今二王率妃詣上前行禮後宜于各母妃前行禮以章婦順又會典東宮不回門親王回門然未有定期今宜待之國前一月擇日行餘儀如舊上覽之怒曰旣云王禮自當照典制行又何不同之有今不必欺擾第速降勅冊立太子分別成婚任爾等爲之勿以煩朕于是禮部遂擇日具冊立儀以請上不悅以問嚴嵩嵩對昨御批部疏會舉冊立所司豈敢不遵但此事前奉聖

論侯有明命處分臣等不敢復瀆 上乃詔部曰豈有朝更暮改之理其遵朕初諭二王一體行禮勿復違擾

三十三年正月康妃杜氏薨 穆宗生母也

隆慶元年正月諭禮部朕 皇子二女乃李氏生可冊封

為皇貴妃江氏可冊封為賢妃

禮部言自昔天子體元御極必先首立皇后以主天下之

內治我朝 列聖皆于登極之初即舉冊立中宮之典

今 皇上嗣登寶祚百度咸貞冊立大禮所宜亟舉敬

惟 皇配出自名宗天作之合已受封章于潛邸宜崇

位號于中宮予以佐奉宗祧母儀天下此實邦家之大

慶中外之具瞻臣等忝備禮官請遵彝制惟 皇上早

賜施行以備朝廷之盛禮

加上 皇太后陳氏尊謚曰孝潔肅皇后遷葬永陵 皇

太后方氏尊謚曰孝烈皇后遷主祀別殿尊謚 生母

杜氏為孝恪皇太后遷葬永陵

加 元妃李氏尊謚曰孝懿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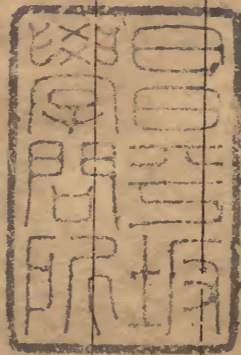
二月冊 繼妃陳氏為皇后

三年正月御史詹仰庇巡視皇城遇醫官自禁中出言

皇后遷于別宮寢疾危困上疏曰臣聞天子有后所以

分理陰教正位六宮故宮闈之教修而後陰陽之理順

今皇后乃先帝所擇以配陛下為宗廟社稷之主四方家人之則者也臣昨聞道路流言皇后移居別宮已逾一年睿體抑鬱成病皇上略不省問有如一且不可諱是上累聖德而貽天下萬世之議臣實痛之入朝之際嘗竊問大小臣工亦無不憂憊泣下者事涉宮禁不敢明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犯忌諱亦死臣今日固決死然願陛下聽臣言復皇后于中宮時加慰問則臣死賢于生疏入上曰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乃移居別宮與安適却疾耳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初仰庇疏上眾謂禍且不測仰庇亦自分重譴及命下中外聞者翕然稱聖德焉禮科給事中王之垣等復奏請還皇后于本宮調理得旨待后疾稍愈即還本宮



享和癸亥

